

時尚芭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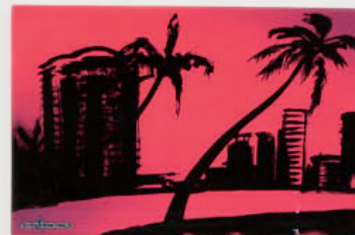
BAZAAR Harper's ART

MAY 2013

Exclusive Collaboration

EYES of MARS

獨家藝術視覺計劃



DAVID DIAO'S
Yellow Peril
刁德謙的「黃禍」論



ASIAN
Abstraction
解構亞洲抽象主義



Red Hot

PREMIERE



David Diao

A Bitter Pill

Davina Lee

在超過四十多年的藝術生涯中，David Diao(刁德謙)的藝術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的作品仍舊繼續具挑戰和煽動力。刁德謙在1943年生於成都，是一家富戶的最年長的孫子，在1949年當他於六歲時，以難民身份來到香港；他在香港留居至1955年移民美國。David的煽動性作品早已在於藝術世界中有其批判性的一席位，而他作為這系統中的一份子，同時質問二十世紀主要藝術運動的宗旨和對於形式主義、作者論、原創性、種族性及身份認同的爭論。

1980及1990具影響力的作者如Homi Bhabha、Edward Said及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挑戰在種族及身份思考上佔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論，他們就種族及身份論題，透過文學、政治、經濟對其他邊緣文化的再現及支配引介新的理解角度。並把後殖民理論放一旁，而對於種族地位及個人身份的爭論成了重心，就這樣，一方面這對話打開了個人感知——人怎樣自我界定其身份；而另一方面，人怎樣透過其他人的感知界定自我的身份。

David Diao,
Yellow Peril
(Chinese), 1993

1. David Diao,
Yellow Peril
(Vietnamese),
1993



2. David Diao,
Yellow Peril
(German), 1993



3. Frank Capra
(Dir), *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 Columbia
Pictures, 1933
Lobby still



4. David Diao,
Yellow Peril
(Korean), 1993

All works
courtesy of
the artist &
Postmasters
Gallery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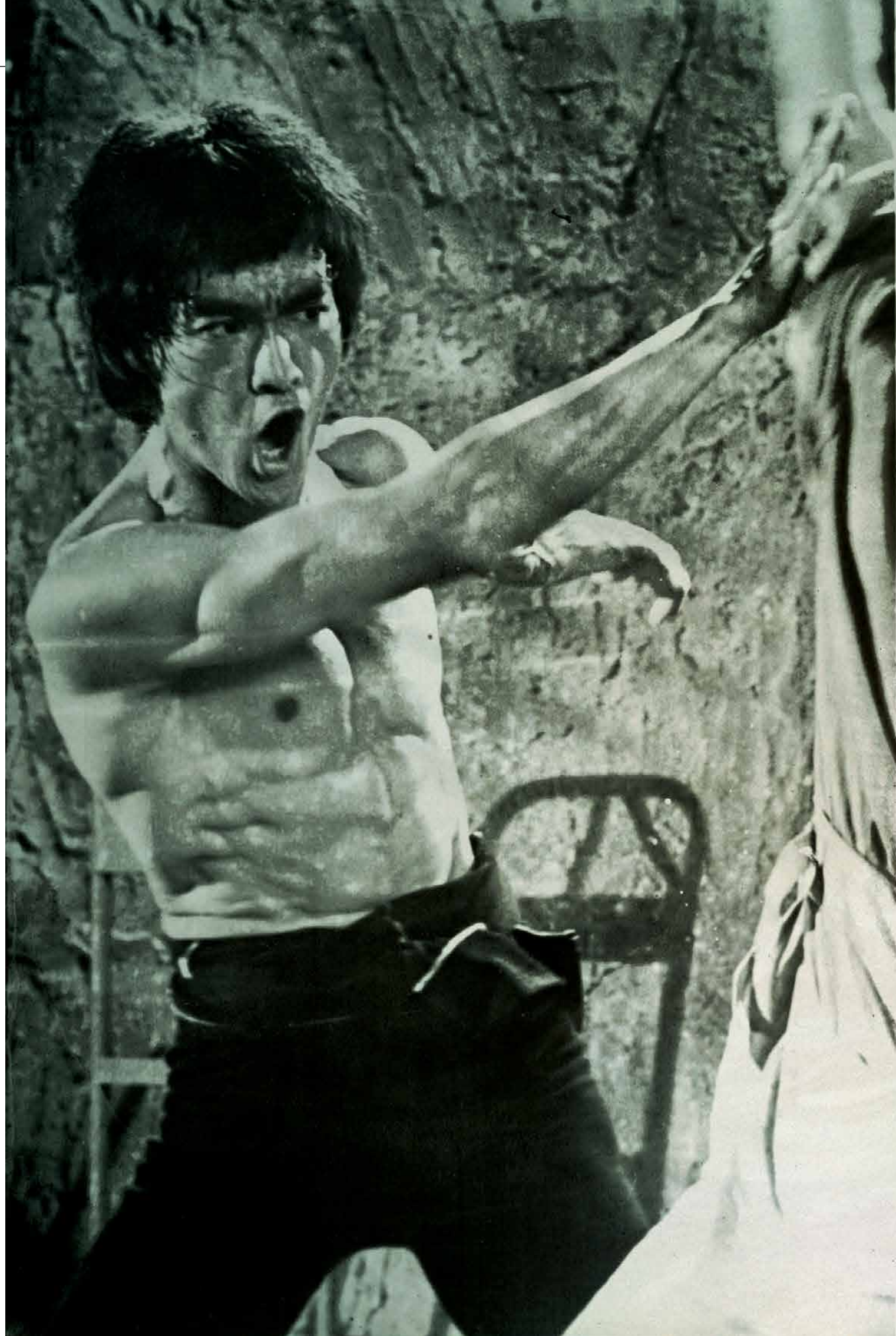
David的《Da Hen Li House》(大享里房子)、《Yellow Peril》(黃禍)及《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閩將軍的苦茶)系列畫作，同時是他作為非白種人藝術家在一個封閉的藝術世界系統中工作，及作為藝術家對過去歷史的重構之自我考照。《大享里房子》參照藝術家在成都的祖居，一個他被迫離開及永沒機會重返的地方。David回憶他跟隨祖父母來港，踏上那具創傷性的旅程，在機場及行李成為他對童年經驗的引子。他在1979年第一次回到亞洲後，他見到買下的行李噫而構思了行李與身份的比喻，並製作了畫作《One Suitcase Per Person》。

在過去的五十多年，已消失的祖居一直與刁為伴。刁對於自己的祖居幾乎可說

沒有任何記憶，他眼中的祖居是從剩餘的資料中、從尚在世的家人口中、從他們根據記憶所繪畫出來的圖像，還有唯一一張他四歲時所拍下的影片中所建立出來的。《大享里房子》這作品亦勾起分離所帶來的情感缺失，儘管時間及空間如何消失，那房子依然貫穿在藝術家的生命之中。例子包括祖居加入一個西方的網球場；及許多年後，藝術家的父親在幾千里以外打網球的時候突然過世。又或...在家族逃亡後，那房子變成了《四川日報》的總辦事處。報紙為作者張戎的父親所編，他的事跡及後在張的《Wild Swans》(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中有所描述。

儘管David對在成都的生活完全沒半點

記憶，他依然對到香港的旅程及他童年時跟電影明星李麗華住在同一幢唐樓之中有僅存的記憶。他說：「我於1949年10月至1955年8月在香港居住，那裡不是貧民區，但基本上我們已失去了所有東西，還記得那裡是漆咸道一幢新建的五層高的樓；海就在對面，中間有鐵路和一個公園；李麗華住在一樓。我記得曾在門外窺探過她的房子，內裡裝潢十分漂亮齊全。我們的單位就在頂樓，非常簡單，在大廈剛建好的時候便立刻搬了進去，房子從來也沒有好好地塗過牆壁。我祖父是一個退伍的國民黨將軍，潦倒、失意，但仍然會跟朋友到半島酒店喝西茶，並繼續在黃金買賣市場失掉自己最後的一塊錢。」



David Diao,
Carton
d'Invitation,
1994.

Jacques Toubon
Minist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Francophonie

François Barré
Président du 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

Germain Viatte
Directeur du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Centre de création industrielle

vous prient
de leur faire l'honneur d'assister
à l'inauguration de l'exposition

David

DIAO

le mardi 13 mai 1994 de 18h à 22h30
Grande galerie, 5e étage

Exposition présentée
jusqu'au 5 octobre 1994

Invitation valable pour deux personnes
Entrée rue Beaubourg
ou parc de stationnement



David Diao,
Yellow Peril
(Dutch), 1993

亞洲人在亞洲以外生活，身份的定義與亞洲人如何被感知均有著一長久及艱辛的歷史。以廉價勞工身份移民到海外國家，亞洲人常被視為對當地社區及白人主導那工人文化的一個威脅，且被形容為「黃禍」一種對皮膚顏色的貶義指涉，荷里活電影、文學、媒體及政治性的系統，永久地並合法這個特定針對亞洲人的恐外方式，這因人們對於失去工作的深層次恐懼加深，國家可能安全受到威脅、道德及社會架構面臨破壞而未有減弱跡象。在排斥法頒布的國家如澳洲、加拿大、美國、紐西蘭及南非，對於「黃禍」的恐懼是十分清楚的。這些法例否定中國人擁有公民權，阻止他們擁有物業及禁止與白人通婚。

流行文化把一些怪異及不能理解的典型形象，再度令他們活現，如由英國推理小說作家 Sax Rohmer所創作的Dr Fu Man Chu和他邪惡

的女兒花露水、漫畫及電影《Flash Gordon》(飛俠哥頓)中的Ming the Merciless及電影《The Manchurian Candidate》中的Dr Yen Lo。在1929年默片《Piccadilly》(唐人街繁華夢)中，銀幕傳奇黃柳霜被描寫成一個富異國情調的誘惑者，勾引白人男人，而她那被閹割的殺人凶手男朋友目睹時又會非常不歡。壞蛋惡棍的例子則有如電影《Shanghai Express》(1932)中的張亨利(白人演員Warner Oland飾演)，配上了Marlene Dietrich，二人被描寫成性侵犯者及無情的軍閥，而由Ann May Wong(黃柳霜)飾演的許飛，則被視為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妓女。李麗華同樣曾到荷里活發展，在《China Doll》(中國娃娃)(1958)中飾演一個被父親賣到Victor Mature那無聊乏味的美國空軍基地，及後兩人相戀但卻在一個悲慘的故事下喪生。

打著「他們發現一種不敢碰的愛！」這標語，1933年的電影《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閩將軍的苦茶)由裝成「黃臉」的瑞典演員Nils Asther飾演主角，故事講述一個中國軍伐及白人傳教士Megan Davis(Barbara Stanwyck飾演)之間那性慾迷戀但最終落為救贖的關係。閩將軍被妾士李瑪(Toshia Mori飾)出賣，Davis請求閩將軍放過李瑪，並以自己的性命作擔保。在李瑪再次的叛變後，閩將軍發現即使Davis要遵守諾言可他卻無法下手，反之，自己卻喝下有毒的苦茶。

抗行流行文化中對於亞洲人負面、無情的典型描寫，David的畫作《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和《Yellow Peril》都是在後殖民主義、種族和民族均有相當多討論的後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時所創作，他希望在某層面上，將討論加進自己的作品中。《閩將軍的苦茶》是「閩」的雙關語，除了是電影中主角的姓氏之外，同樣有「渴望」某些東西的意思。在選擇電影名稱時，刁氏預計作品很有可能挑起負面的批評，而且他想要「先獲得他所預期的負面評論。難道不是每個藝術家都渴望有美麗的評語？而我亦自己預先將『苦澀』加在自己作品中，先把觀眾的自嘲矛頭指向自己。」

Clark Gable and
Li Li Hua in Hong
Kong, 1954

David Diao,
Yellow Peril, 1992

David Diao,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 1995

另一個既挑釁又大膽，但同時又自我嘲笑的舉動，是David虛構自己在著名博物館如美國現代美術館及巴黎的龐畢度中心舉行展覽，然後就著展覽的開幕邀請而創作一系列的畫作。儘管預計了反對的聲音，《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卻獲得正面的評價，特別是在雜誌《Artforum》及《Art in America》中。

大型畫作《Carton d'invitation》(邀請卡)(1994)就像一張開幕禮邀請卡，是他在龐畢度中心舉行的展覽。作品以Joseph Beuys的展覽邀請為藍本，他將Beuys的人像照換上了李小龍赤裸上身的攻擊動作照片。「《邀請卡》是我首次以李小龍作自己的替身。我製作這些虛構的展覽『邀請卡』」，是讓自己相信作品會在知名博物館展出，我會用其他藝術家真實展覽的邀請卡去創作自己的畫作。我最感興趣的是Beuys用上自己照片的那張。在那時我不想及未準備好去用上自己的照片。」這些作品反映了他渴望被認同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心知被邀到這些地方展覽是不太可能的事。「我想像我希望能發生的事，而不是真實已發生了的事……只要我仍有對於MOMA有一天會找上門的希望，我不相信我會這麼坦白地展露自己對被他們接受的渴望。」

另一作品《Slanted MOMA》(1995)挑釁性地選上了slanted(打斜)這個字，並以一個貶義的層面地指向，亞洲人眼睛的形狀。而另一件作品《Pardon Me Your Chinoiserie is Showing》(1993)則挪用了「中國風」(Chinoiserie)這個字。它原本的意思是指複雜華麗的中國設計風格以及中國性的密碼，但David卻用以指斥其他人對於中國人仍然存有潛意識的既定想法。「儘管亞洲人口上升，我們在某程度上依然被視為他者。我在美國的生活大部份時間並沒有歷經過嚴重的歧視，通常只是在一個潛意識的層面上。我想這就像女性及男同性戀者在社會中的不同體會，當中社會是有個沒有言明但被普遍接受的規範。」

雖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受到評論的讚賞，大部份《Yellow Peril》系列的作品仍未有展出，而現在亦沒有任何相關的計劃。《Yellow Peril》的畫作為自己定了位，它生存在多元文化初一個不堪愜意的空間，於文化差異及歧視間努力鬥爭。David推測大部份作品未獲展出的原因，是畫作對於美國觀眾來說維度過於單一。

David Diao,
Imperiled, 1993

《Yellow Peril》及另一後期畫作《Imperiled》(2000)，公開抨擊社會對異族的看法，那今天仍是根深蒂固的思維。這批作品在1992年及1994年間創作，是文字與顏色組成的畫作。用上深淺不同的黃色，對語言及文字精細的注重，這批作品配合「黃禍」這個字的英文、德文、中文、越南文、荷蘭文及韓文的翻譯，並用上「疑似種族式」的字體。沒有止於陳腐俗套的「雜碎」式字型、人工化筆觸的英文字"Yellow Peril"，David在德文"Die Gelbe Gefahr"中，運用了陳俗的歌德式字體。「黃禍」的用義是比起其借用的貶詞來得含蓄。當這些詞彙被翻譯到所被

針對的語言之時，其沒明言但被普遍接受的規範，將這些詞句的威力互解。

處理後殖民爭論，當中圍繞著自我身份，貶抑規範及他人加諸的期望，David挑釁式及高度個人化的畫作圖像化地將對於種族及身份的爭論暴露於公眾眼前。「苦茶」將爭論帶離理論化的客觀性，以及《黃禍》就藝術家個人對博物館認同的渴望的粗大反衝，儘管他對於這些博物館在封閉的藝術世界中那掌權的角色感到非常不安。他以其獨特的嚴苛及終極的不妥協方式，透過《大享里房子》，《閩將軍的苦茶》及《黃禍》等批判了這些論述。 ■